

破壁与织网：构建吉林省乡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逻辑与路径

单琪雅

通化师范学院

DOI:10.32629/mef.v9i2.19115

[摘要]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深化家校协同育人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得到了更多关注。研究发现,当前吉林省乡村家庭教育面临来自资源供给、协同机制与文化语境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壁垒。基于深度访谈,研究进一步提出从资源、机制和文化入手,探索内在逻辑,织就乡村家庭教育支持网络的实践路径,强调通过培育在地专业力量与整合县域资源夯实基础,依托制度化协同网络打破主体隔阂,并推动支持模式深度融入乡土生活肌理,最终构建一个既契合乡村社会特质,又具有可持续性的家庭教育支持生态。

[关键词] 乡村教育; 家庭教育; 社会支持体系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Breaking Barriers and Weaving Nets: The Logic and Path of Building a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Rural Family Education in Jilin Province

Qiya Shan

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epening the coordinated education between families and school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rural family education has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rural family education in Jilin Province is currently facing barriers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support system that relies on resource supply,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contexts.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the study further proposes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logic and weave a practical path for the rural family education support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ources, mechanisms, and culture. It emphasizes the cultivation of local professional forc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ounty-level resources to solidify the foundation, rely on institutionalized collaborative networks to break down subject barriers,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upport models into the local life texture. Ultimately, it aims to build a family education support ecology that is both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ociety and sustainable.

[Key words] rural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social support system

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远非简单的资源输送或机制移植,而是深度嵌入乡村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文化脉络之中的系统性工程。吉林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省份,其农村地区的家庭教育发展既具有传统乡土社会的共性特征,又面临东北地域特有的社会转型挑战。在体系构建过程中,受到来自资源供给、协同机制及文化语境方面的三重制约。

1 构建乡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现实壁垒

1.1 资源之壁: 专业力量薄弱与支持内容碎片化

资源匮乏且配置失衡,是当前吉林省乡村家庭教育支持面临的基础性困境。这种困境首先体现在专业人力资源的严重短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的有效实施需要构建完善的管理运行机制”^[1],乡村地区长期面临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专业人才的“虹吸效应”,具备系统知识背景的家庭教育指导者供应不足。现有承担相关工作的乡村教师、妇联干部或村级工作人员,多数未接受过系统、持续的专业培训,其知识储备多源于零散经验或短期讲座,难以应对复杂多元的家庭教育问题,尤其

在儿童心理健康辅导、特殊需求识别、亲子冲突调解等方面能力明显不足。

其次，支持内容呈现显著的碎片化与浅表化特征。当前各类支持项目多源于不同部门或组织的短期计划，如妇联的“家庭教育巡讲”、文明办的“家风建设活动”、教育部门的“家校合作项目”等。这些项目往往目标单一、周期短暂、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长期的资源规划。其内容可能重复于浅层的知识普及，或盲目移植城市模板，未能形成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发展需求、不同家庭类型的连贯、互补、进阶式的支持课程体系。这种“雨过地皮湿”式的支持，无法深入乡村家庭教育的核心场域，难以触及诸如教育焦虑代际传递、父职教育缺失、数字化环境下亲子关系新挑战等深层议题，导致支持效果持续性差，家庭获得感不强。

1.2 机制之壁：主体间隔阂与协同路径梗阻

理想中的多元主体协同网络在实践中遭遇了严重的机制梗阻。从理论上讲，家庭、学校、村委会、基层政府、群团组织及相关社会组织理应构成一个功能互补、信息互通、行动互助的支持共同体。然而现实运作中，各主体间存在清晰的职能边界与行政壁垒。

学校作为连接家庭与社区的关键节点，其核心职能仍被限定于在校学生的学科教育，深度介入家庭教育常常面临师资、精力与权限的制约。教育、妇联、关工委、民政等部门虽均负有相关责任，但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下，各自遵循本系统的考核指标与工作流程，资源分散、信息孤岛现象普遍。例如，教育部门掌握学生学业与在校表现数据，妇联系统了解家庭基本情况，而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可能拥有干预技术，三者间却缺乏制度化的信息共享平台与联合行动机制。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理论上贴近家庭，但往往将家庭教育视为“家事”或“软任务”，缺乏主动介入的权责规定与能力储备。

1.3 文化之壁：乡土语境差异与支持方式错位

当前主流的乡村家庭教育支持理念、内容与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在城市中心主义的框架下建构的，其预设了相对核心化的家庭结构、较高的母亲教养卷入度、规律的工作生活节奏以及对现代化教育话语的熟悉度。然而，吉林农村社会有其独特的乡土逻辑。

在家庭结构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隔代教养、母亲独立抚养或“半留守”状态普遍，传统的亲子互动模式发生变形。在文化观念和消费观念上，乡村家庭可能更看重孩子的品德养成、劳动习惯与家庭责任感，“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以校内教育支出为主，校外培训支出相对较低”^[2]，对“静坐读书”式的学业成就路径既有期待又有疏离感，其教育观念深受实用理性与乡土伦理的影响。在生活节奏上，农业生产季节性、非规律性特点，以及家长可能兼顾多种生计的忙碌状态，使其难以严格遵循城市家庭式的“亲子共读时间表”或定期参加晚间家长学校。

当强调精细化的陪伴技巧、丰富的课外拓展活动、密集的

亲子沟通这样标准化的、源自城市经验的指导方案未经转化直接照搬到乡村时，极易产生文化错位。家长可能因理念隔阂而感到压力与挫败，或因缺乏实践条件而视之为不接地气的空谈。这种错位不仅削弱了支持的有效性，还可能无意中贬低了乡村家庭既有的教养智慧与文化资源，加剧其面对现代教育体系时的无力感与边缘感。

2 乡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

突破乡村家庭教育支持体系构建的现实壁垒，必须深入把握其内在的基本逻辑，这不仅源于对家庭教育本质的再认识，也根植于乡村社会的特殊场域。它决定了体系的根本指向、力量来源与行动方式，是确保支持实践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发挥效能的理论前提与实践遵循。

2.1 儿童中心与家庭为本的价值统一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一项通过全社会支持来保护儿童青少年权益、促进儿童青少年发展的重要事业，其全部工作的开展均应坚持‘以儿童青少年发展为中心’原则”^[3]。所有工作的最终评判标准都应指向是否切实增进了儿童的福祉与发展机会。这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儿童利益优先这一基本原则，与此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儿童的发展状态在极大程度上是家庭功能与环境的直接映射。

因此支持体系的构建不能将儿童与家庭割裂开来。它必须将工作的着力点置于提升家庭整体的教育功能之上通过赋能家庭来实现成就儿童的终极目标。这实质上是一种工作范式的深刻转变从过去可能存在的对儿童问题的孤立干预转向对家庭生态的系统性支持。只有家庭的运行机制得到改善，儿童发展的土壤才能得到根本性改良。这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

2.2 政府主导与多元共治的张力平衡

在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中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它需要承担起政策框架的制定者基础资源的保障者以及服务质量的监管者等核心职能特别是在制度设计、财政投入与公平性维护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种主导并非意味着大包大揽或行政命令式的推进。

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激发多元主体的内在活力。学校社区村委会以及各类专业社会组织与本土力量各自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与行动逻辑。构建清晰有序的共治格局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明确界定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责任边界与协作方式。理想的状态是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治理网络政府的宏观规划与资源调配能力能够为多元参与提供稳定平台与规则引导而社会力量的灵活性、专业性与贴近性则能有效填充政府行动的微观空隙提升服务的精准性与可接受度。这种主导与共治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体系得以持续运转的关键。

2.3 普遍支持与精准干预的层级适配

面对乡村家庭日益多元化的教育需求，支持体系需具备“普遍支持+精准干预”的结构化响应能力。普遍支持是体系的基座，旨在通过政策宣传、社区活动和普惠性指导服务，营造重视家庭

教育、倡导科学育儿的乡村文化氛围,提升整体认知水平,为所有家庭提供可及的基础公共教育服务。

然而,乡村家庭在结构、资源与挑战上差异显著。体系必须建立有效的需求识别机制,敏锐发现身处特殊困境的家庭,如留守儿童、经济困难或有特殊教育需求儿童的家庭。对此,需启动精准干预机制,链接专业资源,提供个性化指导、深度服务或必要的物质与心理支持。这种从普遍到精准的层级化适配,确保了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既促进了整体环境的改善,也回应了最紧迫的个体困境,体现了体系建设的效能原则与社会正义。

3 乡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实践路径

基于现实壁垒的剖析与内在逻辑的澄清,构建吉林省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需采取系统性、接地气的实践策略,推动支持网络从理念走向现实。其核心在于将理论逻辑转化为可操作、可持续的行动方案,通过本土化创新与系统性整合,最终织就一张牢固而富有弹性的支持网络。

3.1 借助在地资源培育内生专业力量

破解专业力量薄弱困局,关键在于激发本土潜力。应依托县域教师发展机构、职业院校及乡村学校,建立区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4]承担研发、培训与协调核心职能。重点实施“在地指导者培养计划”,从乡村教师、村干部、优秀家长及返乡青年中遴选并系统培养一支“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指导队伍。同时,整合农业、科技、文化等部门的乡村服务资源,将家庭教育指导与农村技能培训、文化生活等内容有机融合,开发符合农时规律与家庭生活节奏的模块化课程,变碎片化投入为系统性供给。

3.2 构建权责清晰的制度化协同网络

打破主体间协同梗阻,必须依靠制度创新明晰权责与路径。建议在县级层面设立由党政领导牵头的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包含教育、妇联、文明办、民政、卫健等部门的常态化联席会议与信息共享平台,统筹规划与资源配置。明确乡村学校作为“枢纽站”的核心定位,赋予其协调并衔接家庭、社区与各机构的职能。同时,通过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设立公益创投项目等方式,规范引导社会组织与专业机构有序下沉服务,形成“政府统筹、学校枢纽、社区落地、社会补充”的网格化运行体系。

3.3 推动支持模式与乡土文化的深度融合

克服文化语境差异,要求支持方式实现深度在地化转型。支

持内容的研发应基于对本地家庭结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的深入田野调查,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与本地家长共同创生教育知识。积极发掘并运用乡村社会固有的礼仪规范、民俗活动、邻里互助等传统文化资本,将现代家庭教育理念转化为地方性话语与生活实践。例如,借助农闲、节庆等时机,开展“庭院座谈”“榜样家庭评选”等非正式活动,使支持过程自然融入乡村生活肌理,构建具有吉林乡土韧性的家庭教育支持生态。

4 结语

综上所述,构建吉林省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是一个系统性应对资源、机制与文化三重实践壁垒的复杂过程。研究揭示了其内在逻辑必须实现从外部资源输入到内生能力建设、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协同、从普适性模式到乡土化适应的深刻转变。未来的优化路径应着重于激发社区内生力量,通过制度化的协同平台整合专业资源,并以尊重乡土知识为前提创新支持方式。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做到“破壁”与“织网”,形成一个扎根乡土、多元共治、可持续发展的支持网络,切实提升农村家庭的教育福祉,并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教育支撑。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吉林省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民族志深描”(JJKH20260313SK);吉林省教科规划项目“吉林省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研究”(GH22021);吉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农村中小学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胜任力调查研究”(JJKH20251398SK);通化师范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新生代乡村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参与意愿调查研究”;通化师范学院校级教研课题“师范生家庭教育指导胜任力培养策略研究”。

[参考文献]

- [1]马富成,杨晓萍.从陌生到共生: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现实困境与突围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5,45(22):24-30.
- [2]鄢姣,许敏波.中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5):44-52.
- [3]边玉芳,张馨宇.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内容体系的构建与递送路径[J].中国电化教育,2024,(12):8-14+22.
- [4]张竹林.整体提升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的区域路径[J].人民教育,2025,(08):52-54.

作者简介:

单琪雅(1995--),女,汉族,吉林临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农村教育。